

铁道小交通



广播出版社



铁道小交通

王 汝 峰

· 广 播 出 版 社

铁道小交通

王汝峰

*

广播出版社出版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 4.75印张 82(千)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9,000

统一书号: 10236·005 定价: 0.38元

目 录

一、痛打“小霸王”	(1)
二、借题施奸计	(12)
三、夜话斗工头	(22)
四、闻风报讯急	(31)
五、火车站脱险	(40)
六、成立交通站	(49)
七、车站卖货娃	(58)
八、一道算术题	(68)
九、智勇除奸细	(77)
十、妙用排水道	(88)
十一、侦察入虎穴	(98)
十二、飞车送图纸	(109)
十三、爆竹送春来	(119)
十四、插翅休想逃	(129)
十五、黎明的战斗	(138)

一、痛打“小霸王”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和煦的阳光透过片片乌云，洒落在铁路货车修理厂门前。

一群衣着褴褛的孩子蹲在工厂门口，在垃圾堆上埋头拣煤核。他们穿着父兄的缀满补钉的铁路制服，由于过大，套在瘦弱的身子上，显得额外饥寒凄怆。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些铁路职工子弟。忽然，一声凄厉的汽笛叫声撕破长空，震人心碎。这群孩子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惊悸地望着那鬼门关一般的铁栅栏门，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不知又是哪个工人叔叔死于机器的齿轮之下了！

果然，不一会工夫，一群面色苍灰的工人叔叔默默地抬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缓缓地走出来了。孩子们的心情骤然象坠满铅块一样沉重。一个个难过得低下头去，有的止不住用小手揉起眼睛来。

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压抑不住心头怒火，看着那拉着电网的高墙厚壁，使劲吐了一口唾沫，愤恨地说：“等着吧，咱工人的命不能白丧，总有一天要找他们算账！”

站在他旁边的另一个孩子赶忙碰了他一下，让他

别再说下去，怕被在厂门口吆三喝四的工头听见了。这两个孩子互相会意地瞅瞅，他们清楚，这盼望已久的一天很快就要到来，“这一天”就是“解放”那一天。就象天空的乌云瞬息便过，太阳的笑脸马上就要露出来了！

说话的那个孩子名叫李继先，今年十四岁。父亲李振山是机务段的司机，铁路员工们习惯地称呼他李大车。旁边的孩子叫马锁柱，今年十三岁。爸爸马清峰是火车站的勤杂工。李大车和马师傅多少年来在死亡线上同命挣扎，结下了生死患难之交。今天继先和锁柱目睹这件凄惨的伤亡事故，心里不由得勾起了一桩往事。那还是日本鬼子投降那年，马师傅当时就在这铁路大厂当电焊工。由于工头如狼似虎地逼迫赶活儿，再加上工厂的机器设备年久失修，一场飞血走肉的故事发生了。一个工人当场肢离破碎，凄惨死去，马师傅也被一个沉重的机器零件砸折了腰。厂子里对此横眉冷对，置之不管；马师傅咬紧牙关也没低头哀求。多亏李大车四处奔走，靠穷哥们周济，东拼西凑，总算弄到了一笔治伤费，又碰到了一位好心的郎中，凑和着看好了腰伤。可是，一歇就是半年，病好后人残力衰，在厂长的眼里无油可榨，于是一下子被刷下来。经这么一折腾，本来就一贫如洗的李、马两家，就更加倾家荡产、上顿不接下顿了。后来，还是李大车几番托人周旋，才替马师傅在火车站谋到了勤杂工

这个差事。

对于这些牵肠挂肚的辛酸事，他俩虽然始终暗记心头，但更为激荡他们幼小心灵的，却是那些振奋人心的红火事儿，就是李大车经常给他们讲的那些痛快经历。“二七”罢工那年，铁路大厂闹得热火朝天，工人们接管了工厂，第一次说话算数。那时候，李大车和马师傅都是十来岁的徒工，也象个大人似的戴着工人纠察队的红袖章，拿着铁棍子巡逻站岗，可扬眉吐气了！日本鬼子在的那几年，鬼子为了扫荡冀中一带八路军，把铁路工厂一个机械车间临时改成修械所，专门修造被打坏的枪炮。工人们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乘这个机会装配了许多支步枪，运到解放区。当时李大车和马师傅每天下班，都在身上巧妙地藏上几个零件，带出厂子外边去组装。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大家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搞出了足能武装一个连的枪支，到鬼子完蛋都没发现。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从南方飞来，这些下山摘桃派大批刷人裁员，巧立名目搜刮百姓。铁路工人们眼看着抗战八年取得的胜利泡了汤，实在忍无可忍，一下子象爆发的火山喷射出来。李大车和马师傅参加了铁路工人们组织的旷日持久的大罢工，直逼得铁路大厂的“接收大员”荣耀宗团团转，最后强做笑脸，以“兄弟考虑不周，有伤劳资和气，乞求谅解”为托词，收回了刷人的方案。

忆峥嵘往事，使继先和锁柱热血沸腾。要象爸爸、叔叔们那样，跟这些欺压老百姓的豺狼干；要象咱铁路工人制造的铮铮发亮的铁道钢轨一样，不怕压、不怕挤，宁折不弯——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他们心中萌发了。

这两个孩子在苦水里泡得根连了根，就象一对亲兄弟一样，整天形影不离。他俩都在扶轮小学念书，一个上六年级，一个上五年级。别看他们要好得象一个人似的，但性格迥然不同。继先高大粗壮，好打抱不平，说出话来挺有道道。大人们夸他精明、有胆略，孩子们都认他为头。同学们有受富家子弟欺负的，都愿找他诉诉苦、出出主意。锁柱呢，长着一副瘦小灵活的身体，平时寡言少语，从不惹事生非。人家说他一天说不了三句话，三板凳压不出声来。可是，那股倔犟劲儿倒和继先一样。要是惹急了火，他一句话撞到你南墙根，塞得你喘不过气来。

那位残死的工人叔叔早就抬走了，但继先和锁柱还是站在原地，朝着远去的方向久久地凝望。往事如云，愤怒和悲伤在心里不住地翻腾，直到其他孩子动身回家的沉重脚步声惊动了他俩，这才发现自己已经站了好一会儿了。他俩看着自己筐里的煤渣足够晚上做饭烧了，正转过身来准备回家，“汪！汪！汪！”一阵恶狗的狂叫声传来，还夹杂着刺耳的口哨声。抬头一看，原来是扶轮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荣长富。

这小子一手牵着条大狼狗，一手拎着一根童子军的“打狗棒”，在四处狂奔乱跑，恣意撒欢。孩子们愤怒地瞅着这个远近闻名的“小霸王”，惊惧地围拢在继先他俩周围，防备“小霸王”随时性起，放出恶狗来咬人。这种咬人的事例已经是屡见不鲜了。被咬的同学告到老师那里，往往倒被斥责为“谁让你们惹他的，不会跑快点吗”，而白白挨一顿臭骂。其实孩子们也明白，“小霸王”的爸爸荣耀宗是火车站的站长、国民党铁路党部的书记，此人心狠手毒，把握着成千上万铁路员工的生死大权，是个跺一脚震三震的人物。别说老师怕丢饭碗，就是一般有钱人也畏他三分。有其父必有其子，他这个宝贝儿子仰仗父势，在这一带肆意横行，附近的孩子哪个不对他怕而避之，连大人吓唬小孩子都叨叨着：“再闹，‘小霸王’可牵着狼狗来了！”

“小霸王”领着狼狗瞎跑了几圈，忽然停住了脚步，看着一群孩子紧紧地围成了一团，不禁洋洋得意。心想，我的好把戏还没开场就把他们吓成这个样子，真是开心！他放开喉咙哈哈大笑，睁大三楞眼扫了一遍人群，准备先拿那个瘦骨伶仃的马锁柱逗逗玩。

“喂！马蹄子，你过来，你大爷找你有事！”

锁柱听见这侮辱人的叫唤，眼珠子都气得要爆出来。他攥紧手里的铁耙子，真想一家伙甩出去，打他个满脸开花。他压了压火，针锋相对地说：“你对你爸

爸也这么说话吗？”

“小霸王”一听竟敢顶撞，气得嘴都歪到耳朵根了。他骂骂咧咧地扑过来，“好小子！你敢骂老子，大爷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

锁柱的手攥得更紧了，威武地站在那里，准备迎击这来者不善的霸道家伙。这时候，继先却抢上一步挡住了锁柱，掏出了别在腰里的打鸟弹弓子，大声嚷着：“荣长富！你不能不讲理，是你先找岔骂人，你不要太欺负人了！你可知道我的准劲儿，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弓了！”

“李继先！你他妈的别帮腔！你们这帮臭要饭的，没有一个好东西，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借你个狗胆，看你敢动我一根毫毛！”

说话间，“小霸王”放出了狼狗，这狗凶神恶煞般地一步步蹿过来，三十米、二十米……马上就要扑过来了！“臭要饭的”这几个字象毒针一样刺痛着继先的心，他浑身的血不住往上冲，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刹那间，他想起不知有多少穷孩子被他放出的恶狗咬伤了后脚跟、腿肚子……就在去年大年初一，一个外地来要饭的孩子在荣家大门口，让狗咬得皮开肉绽，鲜血染红雪地。至今，那哭喊呼救的情景就象在眼前。为了为民除害，他几次引诱这条恶狗出来，准备毒死它。可是，始终没有成功。因为“小霸王”和狗，人不离狗，狗不离人，简直象一对难分难解的孪生兄弟。

继先眼看着“小霸王”气急败坏地往前跑着，脸上的肥肉不住地颤动，手上的木棍拼命挥舞；那只狼狗四脚趴开，猛蹿过来，血红的舌头伸出来好长，贪婪地叫着，象是嗅到了人肉香味。他知道，今天这场打斗是说啥也躲不开了。要不，去年大年初一荣家门前的那样凄惨场面又会重演。不，不能再忍了！他只觉得浑身的热血涨绷绷的，额头边的脉搏跳得砰砰作响……

距离近到只有几米远了！“小霸王”的下流叫骂声、狼狗张牙舞爪的嘶叫声回响在耳边，后面一个还没上学的孩子被吓得哭叫起来。不能再迟疑了，继先使尽全身的力气，把弹弓上的橡皮条拉到最大限度，大喊一声：“着！”

被橡皮筋弹出去的石子象流星一般射向狗头，直奔狗眼。只听恶狗一声嗷叫，眼睛上血流如注，疼得在地上一个劲地打滚。气势汹汹的“小霸王”没有想到继先会这么死劲狠打，猛然一惊，俯下身去扶狗。一看它竟被打得死去活来，止不住象死了老子娘似地哭叫起来：“哎呀，我的小宝贝呀！”正在他呼天唤地的时候，锁柱抄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掷过去，不偏不歪，刚好打在“小霸王”的脊梁骨上。这位小少爷疼痛难忍，也顾不得拽狗了，转过身来向后逃跑。那只依仗人势的恶犬也真通人性，看见主子这番模样，也挣扎着爬起来追赶过去。后面立即爆发出继先他们一



阵胜利的欢笑。

“小霸王”丢盔卸甲地跑了一阵，回头看看继先他们并没有追过来，这才站定脚根，把壮胆的伤狗叫过来。他整了整耸起来的美式夹克，用手一摸脑袋，发现船形帽掉了，木棍也丢了，惊吓变成了一股恼怒。他估摸着继先不会再追过来了，于是又撒起泼来：“你们这群狗杂种，有种别走，等我搬兵回来再较量！”

这些孩子们也不示弱，继先叫阵说：“你平时作恶太多了，今天活该教训教训你！有本事你别走，咱们来个一对一！”

锁柱拣起“小霸王”的木棍子直溜溜地扔过去，挖苦说：“把你这根哭丧棒收回去吧！以后老实点吧，再欺负人还得收拾你！”

别的孩子把滚在地上的牛鼻子帽拾起来，坠上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一下子抛到“小霸王”脚下。

“小霸王”跌跌撞撞地拾起木棍、帽子，又气又怕，但还色厉内荏地骂着：“你们得赔我的狗，我的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拿你们的命抵！”

看着他这副无赖的狼狈样，大家又好气又好笑，七嘴八舌地和他讲起理来，连平素胆怯、不大吭气的孩子也壮了几分胆，加入到这场对阵中。

“小霸王”看看人多势众，心想“光棍不吃眼前亏”，最后使出吃奶的劲儿嚷了一嗓子：“走着瞧吧！你们的把柄在我手里，李继先、马锁柱你俩都是扒火

车偷煤的小偷，我爸爸一句话就得把你们抓到警务段去！”

继先理直气壮地回答：“告诉你‘小霸王’，我们不是小偷，你们家才是大偷。你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一件不是我们工人给你们挣的？都是你爸爸从我们手里夺走的！”

其他孩子也都纷纷响应着：“对！我们穷人养活了你们富人！”“我们不干活，你们全家都得喝西北风去！”

这番慷慨激昂、理直气壮的回答，噎得“小霸王”说不出话来。他听着继先他们对他的嘲笑，再也站不住了，象示威似的挥动了几下木棒棒，一溜烟跑了，后面的丧家犬也嗷、嗷几声尾随而去。

等“小霸王”跑得不见影了，孩子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情不自禁地学着“小霸王”的丑态，嘁嘁喳喳地谈论起刚才的战斗情景。就在这充满胜利的欢乐之中，锁柱的脸上掠过淡淡的忧虑。他轻轻地问道：“继先，‘小霸王’一定还找我们算账，咋办呀？”

锁柱担心的也正是继先所想的。但是，在今天这场不过半个来小时的短兵相接的对垒中，使他看到了“小霸王”这类人物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也悟出了穷孩子们团结一致的力量，心里感到十分踏实。他搂着锁柱的肩膀，很有信心地说：“不怕！‘小霸王’不过是个纸扎人，一捅就破。我爸爸不是常说团结起来

力量大吗?! 只要咱穷孩子们攥成一个铁拳头，他‘小霸王’再蹶蹶子，咱也有法制服他!” 停了一下，他又神秘地笑笑，悄声说：“再说国民党反动派如今是秋后的蚂蚱，也没几天蹦跹了!”

听了继先这鼓气壮胆的话，锁柱放心地点点头，仰望着那天边红艳艳的晚霞，心里象升起了一团熊熊篝火，他们会心地笑了。

二、借题施奸计

“小霸王”仓惶跑回家去；一进门就一头扑倒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嚎啕大哭起来。那只心爱的狼狗也偎在他身旁，摇尾乞怜地嗥叫，象是为主人吊丧。

这时候，早就有人去请“小霸王”的妈妈荣太太。这位妖艳的荣夫人扭动着肥胖的腰肢，急急忙忙奔进客厅，一眼看见宝贝儿子差点哭得断了气，旁边的狼狗满脸血迹，知道八成是出了事。她赶忙把儿子搂到怀里，心疼得什么似的，抱着“小霸王”的大脑袋痛哭起来，“我的儿呀！这是怎么搞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儿子越发抽抽噎噎地撒起娇来，嘴里一个劲地念叨着：“快给我报仇呀！非得把他们抓起几个来解解恨不可……”荣太太连哄带套地盘问了半天，总算把事情的经过大体上闹清楚，“小霸王”也得到了至亲的一番安抚，逐渐平静下来。

这时候荣太太气得浑身直打哆嗦，涂满胭脂的胖脸形色俱变，不住地破口大骂：“这帮兔崽子，简直要造反，竟敢欺负到我们家头上了！八路还没来就这么无法无天，要是八路来了，穷鬼们还不闹翻天！回头

告诉你爸爸，非得好好整治整治他们！”她这股怒气无处发泄，瞅着哪儿都不顺眼，看见一旁的佣人毕恭毕敬地站着，不由得又发起火来：“你们象个木头人似的戳在那里干什么？看见少爷受欺负高兴呀？还不快打盆热水来给少爷洗洗。”

掌灯时分，一家之主荣耀宗回来了。荣太太迎上去一看，今天当家的脸色格外阴沉，手里的那根文明棍也不象往常那样，进门来先朝地板上“叭、叭”地跺上几下，显出一番趾高气扬的派头。尽管荣太太觉得丈夫心里有事，气氛不对劲，但还是急不可耐地磨着丈夫，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了儿子受欺负的事。倒是这位少爷心里不搁事，径自一人在摆弄着麻将牌玩，时而横插一句骂人的粗话，作为补充。最后荣太太拽住荣耀宗的胳膊，娇滴滴地摇晃着身子央求：“耀宗呀，你可得给我们娘俩报仇呀！常言说打狗看主人，他们这帮小土匪是冲着你来的。赶快打电话给警务段长，把姓李的和姓马的那两个毛孩子给抓起来，就说他们扒火车偷煤、诬骂党国、殴打良家子弟。对了，还得把他俩的父亲也给开除了！谁教他们教子不严，纵子行凶呢？”

荣耀宗静静地听完爱妻娇子的断断续续叙述，不慌不忙地摘下金丝眼镜来擦镜片，冰冷忧郁的脸上倒有几分舒展。

“我说慧芝呀，你这真是妇人之见。眼下什么时